

主 编 刘士林 洛 秦

春花秋月何 equal 了

万 宇 著

在新近出版的《孙望选集》正文前的题图中看到了一张珍贵的图片，不由喜出望外。这是钱君匋先生为他的新诗集《小春集》所设计的封面。更令人欣喜的是，机缘巧合，笔者见到了由孙望先生亲自誊写《小春集》的手稿本。原稿题为《小春集》，实际为《小春集》与《江南集》的合刊（合订成一册）。封面设计是钱先生的原稿，别致大方，一弯残月，深黛的远山，草木图案简洁，风格清冷，并用铅笔在图片旁边标明所选用的纸张及图案的颜色，字迹清晰可辨。因为是手稿原图，并未上色处理，只用铅笔字标出应选用的颜色。（如左图）书中也提供了《小春集》目录的图片，但颜色有些失真，根据笔者对实物的翻看，内页用粉红色的纸张抄录了诗作，字迹清秀，版式经过认真的排列，足见孙望先生对于这部手稿的珍视。可惜的是这部书稿并未按照设计者与作者的预期得以顺利出版。在抗战期间，《小春集》草草地印行，并未采用钱先生的设计，纸张粗劣，印量也少得可怜。今天已经很难寻觅，所幸的是在新出版的《孙望选集》（精装本一册，平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013068921



春花秋月何时了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万宇著



北航

C1676586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I267
23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花秋月何时了 / 万字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6

(中国风: 江南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92-875-2

I. ①春… II. ①万…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8268号

书 名: 春花秋月何时了

著 者: 万 宇

责任编辑: 夏 楠 鲍 晟

封面设计: 方子文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20号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2-875-2/J.857

定 价: 37.00元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主编人语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闹，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尔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 and 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世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的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葶苈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2003年7月7日于南京白云园

目 录

主编人语·····	(一)
第一章 四时的诗意·····	(一)
四时的诗意:节序中的自然与人·····	(二)
时:先民生活的坐标系·····	(七)
中国节:“时”与“人”的结合·····	(一五)
食:应时应季的食世界·····	(四一)
第二章 纸上之城·····	(五一)
诗意之城·····	(五二)
扬州看雕版印刷·····	(五七)
云絮牵过藏书的楼角:江南藏书楼·····	(六二)
藏书票中的岁月变迁·····	(六八)
纸上之城·····	(七五)
一纸信笺承载的·····	(八〇)
“中国味道”的美·····	(八五)
等你在未来的街头·····	(九〇)
音乐的救赎·····	(九五)
江南无所有 聊寄一枝春·····	(九八)
锦屏人的历史记忆·····	(一〇二)
插图珍藏本的美与忧·····	(一〇五)
寻找中国细节的“图说”·····	(一一〇)
又见江南·····	(一一三)
五湖四海三江月 一叶篷窗数卷书·····	(一一九)
大地许诺幸福·····	(一二四)

新诗的旧帐·····	(一二八)
第三章 江南游踪·····	(一三七)
南石皮记:天堂不远,也许只隔一种文化理念·····	(一三八)
曲园寻春意·····	(一四三)
千年科举说贡院·····	(一四六)
审美典范之忧:周庄·····	(一五五)
民俗之婺源:人伦之美·····	(一六一)
我的藏书楼之旅·····	(一六八)
拆与建:从“魏源故居”看城市拆迁的文化选择·····	(一七二)
后记·····	(一七七)
修订后记·····	(一七八)

第一章 四时的诗意

四时的诗意：节序中 的自然与人

人类越来越傲慢了，傲慢到无视自然的脚步。

大棚蔬菜不再遵守四时的约定，空调也终于使人们获得了由电力构筑的“四季如春”的天堂，人们开始渐渐忽略自然的存在，更不用说一个个来去匆匆的节气了。

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是先民们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自然脉搏。“节”是阶段，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下一阶段开始的临界。在先民们的观念中，“节”与“气”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它是劳作的准备，有时它又是收获的庆典。这种人与自然的交流与

和谐，带有浓重的人文精神与诗意情怀。雨水、寒露、霜降、大小雪，惊蛰、清明、立春夏，这些传神的勾勒，无疑是诗的细节描写，春雷唤醒蛰居于泥土之中的昆虫，寒气使朝露变成了雪白的银霜。自然的雪月风花，一叶一芽，在四时与节序中变得那么生动而活泼。相对于古人对于季节更替的敏感，现代人则早已生疏了这种面对自然的谦卑与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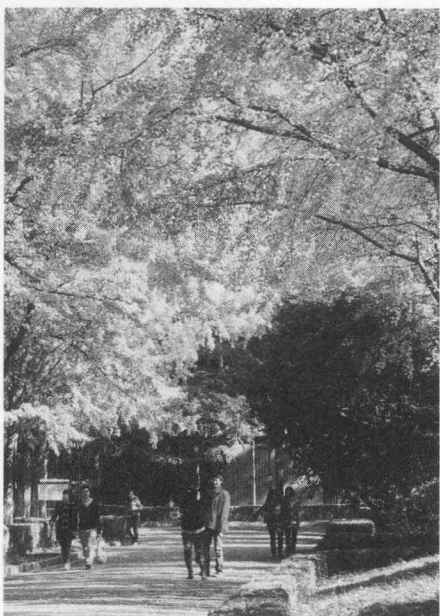
城里不知季节更替，哪能识取春消息？冰柜中的大棚蔬菜、四季盛开的娇艳花朵，谁还能对季节的更替怀着震撼呢？先人面对四季的体察细微，面对自然的感恩与欣喜，我们已经相当陌生。

“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自然的更替与造物的神奇让我们的心灵至今仍震颤不已。这种古老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情愫在先人的情感与

我们的内心中一次次地相互印证，这种属于我们自身与民族的东西最值得留恋与回味，带有真正意义上的回归。

没有什么东西使自然的风雨阴晴更能使我们如此亲近、直接地感知先人了，他们距离我们似乎只有这一纸薄薄





的岁月书简，与我们共同经历着每一个春分夏至立秋大寒。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感动于自然的花开花落，感喟人生的欢娱与无常，面对令人敬畏的自然充满了悲悯与忧伤。

与二十四节气相仿，中国农历的每一个节日（七夕、端午、中秋、元宵、春节等），也都充满了诗意，可入诗入画，或与神话传说有渊源，或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关联，更多的则是体现先民的对于自然界的理解，用感性和诗意的方式描述了他们的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

例如关于月亮的浪漫感知，“夜夜损清辉”的月亮自然是女性化的，广寒宫里的清冷正如月亮的光泽，桂花树与

玉兔则用可感知的实物增强想象的可信性，而美丽的嫦娥姐姐则是人们罗曼蒂克的幻想了，虚虚实实，是也非也，构成这真实可感的浪漫情怀。而端午投粽、龙舟的仪式也反映了先民对于永恒生命的期待与对“善”的向往，另有一种价值判断在了。

端午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真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节”序，思慕先贤的可以体味屈原孤高峻急的气节，喜欢八卦爱情故事的自然难免会念及饮了雄黄酒现了原形的白娘娘，不觉心中痛骂许仙的软弱与绝情，而偏爱口腹之欲的人当然是美食当前，遑论其他。粽子是大江南北的硬通货，赤豆粽、咸肉粽、红枣粽、蛋黄粽等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而各地又有不少当令必吃的节令食品，如绿豆糕、红苋菜、咸鸭蛋、烧黄鱼等，各地有着各地的规矩。至于外国人，把端午翻译作“龙舟日”，也是只得赛龙舟表面仪式的沸沸扬扬，而不知这“端午节”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的全部意义。艾草、五色丝线、黄酒、五毒帽等这些“端午节”的细节又岂是一时半刻能讲得清楚的呢？

这些充满了诗意的理解与认识，为我们展现了先民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传达了他们的爱与憎、礼节、信仰、同情心、道德观，甚至偏见。并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形成了风俗，以行为、吃食等“仪式”来不断强化。

二十四节气自在自得,与丰富多彩的民俗风习,这些时光沉淀下来的仪式从本质上看,都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融洽,是一种时光记忆,也是文化积累。

古人重视节序,一则因为农耕时代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与四时节气密切相关,二则是“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人与自然必须协调一致,从穿衣吃饭到典章制度,都不能无视四时变化的规律。即使处于乱世,民间的节序、风俗也照例不变。

以元好问在[中吕·喜春来]《春宴》中一节为例,我们来看看“立春”时节的欣喜与忙碌,“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酝透人

怀。喜宴排,齐唱喜春来”。古代立春有这样的习俗:将生菜、春饼置于盘中,取迎春之意,或馈赠亲友,或邻里互送,称作春盘。就连朝廷中皇帝也以春盘赐予近臣。三生菜,指三种生菜,取其“生”字之意,隐约透露出万物生长之意。又有迎新之意,于立春日以葱、韭、蒜、蒿和芥菜五种辛辣菜蔬杂和供食,谐音取迎新意。

过了端午,天气转热,靠了藤枕、铺了竹席,嫩笋新茶、凉水浸过的瓜果,没有空调,夏天的诗人依然过得快意可人。“……住处清佳,绝去喧哗。近深林,烹嫩笋,煮新茶。披巾散发,沉李浮瓜。饮莲莆,斟竹叶,看荷花。羨归鸦,趁残霞,暮云呈巧月如牙。静夜凉生深



院宇，熏风吹透碧窗纱”（钟嗣成[南吕·骂玉郎带过感皇恩采茶歌]《四时佳兴·夏》）。这些曾被先人们吟赏、体察的种种自然细节，对于我们又是何等的陌生啊，而在水泥森林的城市中，竹叶荷花，深林归鸦，也仅仅能作

为诗歌的字符了。这些“残霞”与“暮云”是否仍旧是先人所见的风云日月呢？“社日停针线、又寒食戏秋千”，寒食、清明，荡秋千，这些诗意的细节只能在前人的文字中寻找，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啊。



先民面对四季与自然的那种心灵的震颤，自字里行间浮现，万物蓬勃的生命力使我们耳目一新，而这一切本应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体味自然诗意的仪式之一。我们的祖先怀着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一辈辈地按照



六朝石刻辟邪

二十四节气春耕冬藏，遵循着寻不到源头的各种民俗挂桃符、闹元宵、赛龙舟、乞巧、赏月、登高、祭神……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的威慑之下谦卑而真实地生活着，供养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儿孙、耕种和收获自己的庄稼，同时也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再看看我们身边这个怪模怪样的城市，一幢幢水泥楼宇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密密麻麻的空调外机与防盗网使建筑物有如蜂巢，并散发着熏人的热气，滴着脏水。那些视力衰退和生性懒惰的现代人当然看不到大自然中变幻不定的风物与美了。是人类的智慧使我们减少了对未知自然的神秘感？还是一切来得过于容易与匆忙，使我们失却了对自然的虔敬之心？

在这里，笔者也并非要执意恢复关于习俗与时序的种种仪式，只是为读者提供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角度，在中国往事中发掘诗意，这种人与自然乃至宇宙的协调与融洽关系，无疑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艺术。今天我们来寻找那些遗失于历史深处的“深巷卖花声”，颇有几分淡远怅惘而的味道。先民们那些诗意的季节感受，今天已经变成超市里现代人的功利“卖点”，月饼逐渐演变成“面子工程”，汤圆、粽子等应令食品在卖场中

展开“品牌”大战，消费者挑挑拣拣注意着黄色的特价标签，盘算着钱包里的支出，哪还能体会节序时令的“诗意”之美啊。

这就是生活。

诗意的持存往往因了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使人生出无尽的哀感和怅惘，其中那些细节也往往最让人感念。多年来大中城市执行的禁放鞭炮令似乎将“中国年”的味道也冲淡了很多，而每年仍会不时出现在居民门前的大红对联，悬于厅堂之中的中国结，则从另外的角度诠释了“除夕”的中国意味。圣诞只是洋节，新年是外国交响乐的音乐会，而千山万水之外也要回家的，则是中国人的除夕之夜。端午节的一把艾蒿、几缕丝线，除夕夜的一碗饺子、几串炮仗即使在今天，仍令我们倍感亲切。

这种留恋感，犹如依偎在母亲怀抱中的那种留恋感，正如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春天的悲哀》一文中所说：

我的灵魂不能不仰慕那遥远的天国。自然界的春天宛若慈母。人同自然融和一体。投身在自然的怀抱里，哀怨有限的人生，仰慕无限的永恒。就是说，一旦投入慈母的胸怀，便会产生一种近乎撒娇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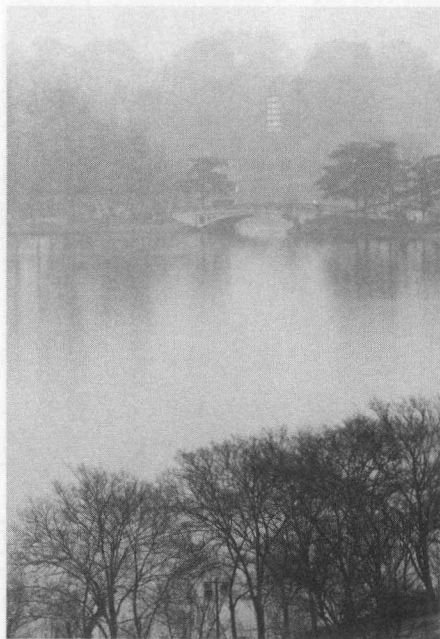
那种“刚想捕捉，旋即消泯”的美感，那种对自然“近乎撒娇的悲哀”，对人生的感悟与叹息，清淡与哀伤，微微的悲凉，又是那么的美啊。异邦的文字让我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岁月感受。

季节交替、大千流转，人生与自然由于特殊的时间纽带结合起来，面对节序时令，古人敏感，我们迟钝，古人激情充沛，而我们懈怠麻木。古人因喜悦而引发出盎然诗情，而我们则漠然面对自然界的春夏秋冬、雨雪风霜。

不过我相信有些东西本身不可摧毁，虽然常改变形式，因为它们依赖那种人类有生俱来的情感。历史在短暂的百年赋予了太多的变化，我们除了克服这种因加速度而产生的眩晕感之外，寻找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诗意也未尝不是一张独特的方子。

时：先民生活的坐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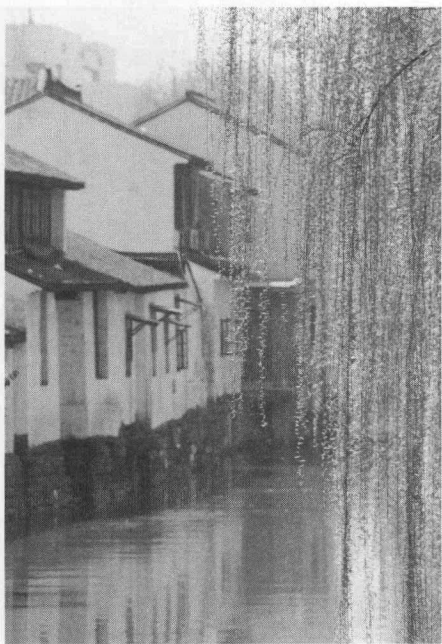
让我们从何说起呢？那么，就先从“时”入手，将现代文明久已淡漠的节气与时序重新拾起。“时”是先民生活的基本框架，重要的坐标系，他们的生产、生活基本都是以此为线索。对



雨水：烟雨迷蒙中的玄武湖

于他们而言，“时”、“俗”、“食”、“事”就是生活纷纭的组成部分。

先民对于“时”的尊重，甚至敬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关联。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战争都与“时”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农民和农学家农时意识之强烈为世所罕见。他们把“时”的因素放在首要的地位，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首先要知时顺天（自然），要“以事适时”（《吕氏春秋·召类》）。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做出这样的回答：



春分：江南水巷，河道纵横，人家枕河而居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之，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

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获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这是先民的生命逻辑，也是他们观察自然的视角与结果。在文字留存当中，大量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诗经》中，有大量的文字与“时”相关，以“时序”为线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七月》。在《七月》中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在不同的“时”所进行的农事与活动。因为“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管子·禁藏》）。先民在丰富的劳动实践中深刻地体会与领悟了自然的“时”。



清明：江南踏春，路上行人纷纷。

《诗经·七月》所载每月物候与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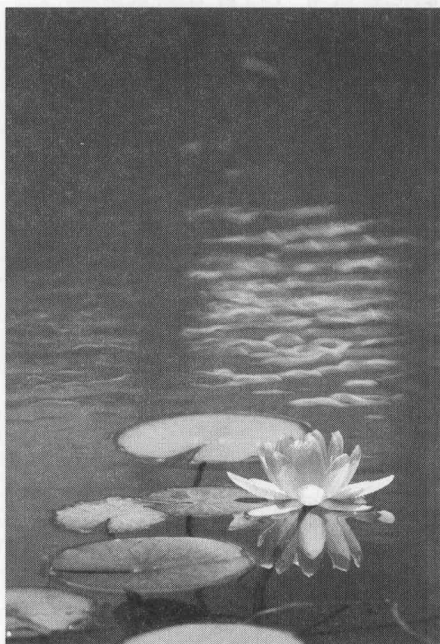
月份	物候、天象	农事
一月		于(修)耜, 纳(冰)于 凌阴
二月	春日载阳, 有鸣仓庚 (黄莺)	举趾(开耕), 献羔祭韭
三月		条(修剪)桑
四月	秀蓂(远志 结籽)	
五月	鸣蜩(蝉), 蟋蟀动股	
六月	莎鸡振羽	食郁及薁
七月	流火(大火 星),鸣鸛 (伯劳),(蟋 蟀)在野	烹葵及菽, 食瓜
八月	(蟋蟀)在檐 下,萑苇	剥枣,断瓠, 载绩,其获
九月	(蟋蟀)在 户,肃霜	授衣,叔苴 (拾麻子), 筑场圃
十月	陨箨,(蟋 蟀)在床下	获稻,纳禾稼, 涤场(净场)
十一月	麋发	于貉,取彼 狐狸
十二月	栗烈	献豨于公, 凿冰冲冲

《七月》对于节令中物候的描摹相当细致生动,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正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春天时令,而对蟋蟀



谷雨时分绿波来

“在檐下”,“在户”,“在床下”的精准描摹,这些具体生动的形象栩栩似乎就在眼前,让人觉得时间的流逝虽然长久,但先人面对的太阳月亮、星辰时序如同亲历。



大暑江南莲花开



一叶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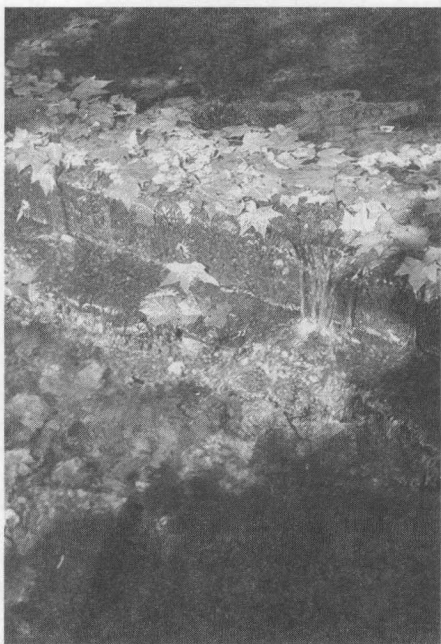
对“时”的感受又直接作用在人民的生产生活当中，根据“时”进行农事和安排生活，也成为一种习惯与自觉。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与总结，二十四节气开始被广泛认可。

人们的生活、农事与“时”紧密相连，如“春打六九头，耕牛满地头”，立春日举行探春、采春、迎春和打春及迎春牛和送“春牛图”。夏日有“雨打立夏，无水浇耙”、“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立夏人们吃补食、称体重。秋季“雷打秋头，百事无收”、“八月十五云遮日，来岁元宵雨打灯”。都是先民宝贵的人生经验。

这些朴素的自然认识与天文知识是先民智慧的结晶。落实到他们的生活中，寒冷的冬季主要是田间管理“庄稼要收成，土地要冬耕”、“冬季清除田边草，来年肥多害虫少”。冬至大如年，从这一天开始，白天变

长，黑夜变短，人们吃年糕、做汤圆、穿新衣服、祭祀祖先。西方称“冬至”为光明节也是这个意思。借助自然的变化，人民也开始对生活有意识地改变，形成一定的时俗与习惯。日积月累，形成一定的行为惯例。

二十四节气，犹如先民的生活的坐标系，在天地运行的横轴与纵轴之间中来寻找自己的轨迹。每次陪着儿子一起背诵二十四节气歌时，总是感叹时光的神奇与周而复



秋分时节